



■投稿邮箱：ljz@cnnb.com.cn
■本版插图：林绍灵

劝酒

吕品

堂叔身高一米七八，长相又俊，人也不笨，可他快到而立之年，还是光棍一个。其实，堂叔除了喜欢喝酒外，啥都好。本来，男人喝点儿酒什么的，原本就不是什么一件坏事，可堂叔要么不喝，一喝准得喝个烂醉如泥不可。试想，谁家肯将自己的闺女嫁给这么个酒鬼男人？

有天，我姨杨红英来我家走亲戚。只要见过我姨，谁都会惊奇我姨的貌美。恰巧堂叔那天也在我家，正和我爸不知在嘀咕着什么。我姨进来先朝里一望，恰巧与堂叔的目光碰撞在一起。堂叔没见过我姨，一下眼睛发直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堂叔那天在告辞出门时，还不忘回过头再看我姨一眼。

当晚，堂叔就打电话问我爸我姨有男朋友了没。

我爸说，你是不是想打她的主意？电话那头堂叔“嘻嘻”笑了两声，说你这是明知故问嘛。

我爸说，我小姨子她是最讨厌酒鬼了，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

堂叔斩钉截铁地说，只要你小姨子愿意做我老婆，我今后就不喝酒了！

我爸看堂叔这回似乎动了真，就说，这样啊，那我先问你嫂子一下。

我妈听我爸在电话中多次说到我姨，就跑过来问怎么回事。

我爸说我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看上你妹了。我让他趁早死了这条心，你妹岂能是他那样的酒鬼好看上的？

我爸原以为我妈听了会狠狠地骂他弟一顿的，没想到，我妈听后非但没骂，反而“噢”了声说，这事怪了。我妹好像对你弟也有点意思，她一再向我打听你弟成家没。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，那个是酒鬼，没

人愿意嫁他。可我妹不仅对“酒鬼”二字一点也不感冒，还反问我酒鬼怎么啦，酒鬼你让他不喝酒不就成不了酒鬼了嘛。

我爸问，那这事依你怎么着？我妈说要是你弟真能戒了酒，那这事就应该考虑。

我爸不相信似的问我妈，说你同意你妹与我弟处对象？

我妈说，嗯，既然我妹明知你弟是个酒鬼还这么……肯定有她的道理。我妹与我的性子一个样，只要是她认准了的事儿，没一个不达目的的。你结婚前不也是个烟鬼吗？结婚后还不乖乖地戒了烟！

我爸说此一时、彼一时嘛。我妈笑了笑，没回答。

两个月后，由我爸做东，我姨和堂叔在我家附近的新三伍酒店吃了顿饭，算是将关系确定了下来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堂叔在喝酒上倒也规矩了许多，但让一个原本嗜酒如命的人立时将酒戒了，似乎不怎么现实。不过，堂叔能做到不饮或者尽量少饮就已不错。一年后，我姨和堂叔就结婚了。

可谁也没想到，仅仅婚后半年，堂叔嗜酒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我姨对此当然很生气。但她不像其他女人又闹又骂的，而是回娘家或者到姐家，一住就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，往往非得堂叔上门来指天画地赌咒发誓说下回再不饮酒了，我姨才又回家。

可我姨回去后不到一月，堂叔一遇酒友招呼，便又乐颠颠地去了。

这回，我姨没拦，而是说：你去喝吧，呆会儿我来陪你，咱一起喝。

堂叔原以为老婆是说说气话吓唬吓唬他的。哪知道，正当堂叔与那几个酒友杯来盏

去喝至兴头上时，我姨真出现在他们几个酒友的身边。堂叔当时就放下酒杯，说红英，你咋真的来了呢？

我姨说，我咋就不能来呢？我不是和你说过，你来这儿喝酒，我就来陪你喝吗？

堂叔其中一个酒友一听，忙放下心来，连说是呀是呀，来来，嫂子，干一杯！说着递过一杯酒来。

我姨并没推辞，竟仰起脖子一饮而尽。堂叔忙站起身向老婆奔过来，说红英，你傻呀，怎么就真喝了呢？

我姨满脸通红地说，我说话算数，说过陪你喝就喝。如果说话不算数，那不就是放屁了。

堂叔低下头没敢吭声，叫了辆出租车忙送我姨回家。

一回到家，我姨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她“哇”地就吐了起来。

看着老婆那样难受，堂叔心里也难受起来。他一下跪在我姨面前，说红英，我下回再喝酒我就不是个男人！

我姨躺在床上，喘着气说，这话你已说过不知多少遍了。你喝吧，我又不是不让你喝。你一喝，我就来陪你喝。

堂叔说红英，你别说了，我不会再让你这样难受了。

我姨说，你要把酒真戒了，我这难过的滋味也就不白受了！

这回，堂叔还真把酒给戒了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姨的这招手段，全是我妈教的。当初，我爸戒烟不成时，我妈就陪他吸。我妈一吸常被烟的辛辣熏得涕泪俱下咳嗽连连。以后，每当我爸想吸烟时，就会想起我妈那副涕泪俱下咳嗽连连的难受模样，就再也无心情吸烟了，也就将烟戒了。

捎口信

马爱民



成坤到广州打工三个月了，一直没和家里联系，头两个月是天天忙着找工作，工作没找到，不想往家写信，没啥说。后来上班了，他想，刚上班也没啥说，等发了工资再写信，也好顺便寄点钱回去。

这时同乡娄福回家探亲，成坤想叫娄福捎个口信，也省得再写信了。他叫娄福告诉爹，说他上班了，吃住都不错，叫爹放心。身体也很好，就是喉咙老发干，喝水也止不住，叫娄福回来时把家里放的败火槐豆捎点来。

娄福回到县城，碰到他表叔。他对表叔说他在县城有点事，要耽搁两天，叫表叔回去给成坤他爹捎个话，成坤找到工作了，吃住都可以，干的活有点重，干一天累得腰疼。最主要还是喉咙疼，叫他爹把败火槐豆准备好。

娄福表叔到家时天已不早了，他离成坤家还有三里地，心想也不是啥急事，明天再去吧。正想着，碰见成坤村上的成良从这里过。他喊住成良说，正好，我也不去了，你回去给

成坤他爹捎个话，娄福从深圳回来了，说成坤刚找到工作，忙得不得了，没时间写信，他在那吃哩住哩都中，就是活累，干一天累得躺在床上不想动，总喊着腰疼。总体说身体还可以，就是喉咙疼，疼得只能喝点稀饭。

成良回去就赶紧找成坤他爹。到他家一看，没人。邻居小黑说，成坤他爹串亲戚去了，要回来也不会太早。有啥事？成良说前营村的娄福从深圳回来了，说成坤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。小黑说，成坤不是到广州打工，怎么又到了深圳？成良说，兴是我记错了，也可能是换地方了，反正不是深圳就是上海。在哪打工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成坤进了一家黑工厂，活太重，休息时间太少，成坤干活时伤了腰，只休息了半天，黑心老板就又逼他上班。干一天活腰疼得直不起来。成坤的腰是次要的，主要问题还是喉咙，喝水都疼，怕是有了大病。叫成坤他爹准备点败火槐豆。小黑问成坤在啥厂上班。成良说，听说是一家机械厂。你可记着给成坤他

爹说，别忘了。吃过晚饭后，成坤他爹回来了。小黑赶紧过去说，你可回来了，前营村的娄福捎回来话，说成坤进了一家黑工厂，老板只叫工人干活，不管工人死活，成坤叫机器打伤了腰，老板也不让休息，一天最多睡四个钟头。成坤最近主要是喉咙疼，吃不下饭，喝口水都疼，瘦干了，刮一阵风都能吹倒。成坤喉咙上的病不轻，可能是食道癌。你给他准备点败火槐豆，娄福过一段时间要来拿。成坤爹问，娄福怎么没来？小黑说他在县城办事，一星期才能办完。成坤他爹问成坤在啥厂上班。小黑说在上海制砖厂。成坤他爹说，他不是在广州打工吗，怎么又去上海了？小黑说，听说上海那里工作好找。

成坤他爹连夜去亲戚家借钱，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了县城，接着是买票、进站，不到十点就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。



日本人很谦逊。稻盛和夫作为“经营四圣”之一，也是唯一健在的一位，因日航面临破产而临危受命，以78岁高龄出任日航CEO。接受我专访那天，他是自己拎着包走过来的。很难想象这位平和慈祥的老人是日本最后的商业泰斗。

日本人示威游行也显得彬彬有礼，手里拿着一个分贝仪，即使喊口号也得注意声响不超过80分贝，否则警察就会来干涉。

日本频繁更换首相，但国家政治经济基本保持稳定。中国的很多流行事物都是从日本学来的。日本起源，港台传播，大陆模仿。

遭遇大地震的日本人在灾难中表现得坚强而有序。这是文化传统使然，也是法制社会的结果。

日本已经进入严重的老龄化时期。餐厅女服务员平均年龄60岁，出租车司机平均年龄70岁。所以今天的日本其实是一个低紧张度社会（Low Tension Society），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。

日本是一个离我们最近，但却最不了解的国家。大多数青年人对欧美的了解胜于对日本的关注。当然，日本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国家，日本人也的确存在着两面性。但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，日本并不比中国更难了解。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了解，而是愿不愿意了解。本尼迪克特著的《菊与刀》，赖孝尔写的《日本人》，都是非常精辟的著作。

我经常用“盲人摸象”来形容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误读，大家往往摸到哪里，就认为哪里是全部，都没有看到相对完整的大画面。甚至一些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朋友和在美国定居的中国朋友，由于生活的圈子相对固定，对一个国家也没有多角度的立体的理解，而是偏执于个人的经验体会。

中日之间更是如此。我经常听到有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人，痛斥日本人的种种不是，听完之后，往往会激起我的一些反日的情绪。事后想想，这些人如果一直在国内，或许对本国同胞的抱怨也少不了。何况我还认识一些在日本经商的华人，把日本人欺负到了连我都看不下去的程度（我由衷地认为今天的日本人比中国人简单得多，甚至有点儿傻乎乎 的）。

历史上，许多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，最初都起源于相互的不信任，由于相互不信任，产生对对方行为的误判，以及过分敏感的反应。这种不信任和误判会制造出相互敌视的氛围，继而相互激发，最终使误判产生的预言变成现实。今

天的文明人类，应该能够避免不信任和误判酿成的悲剧。为了让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可能，我们要努力消除这种不信任，防止误判的发生。

我看过一部Discovery的纪录片《铁木真》，其中讲到成吉思汗部队800年前攻占金中都（今北京）并屠城的历史，惨烈至极。成吉思汗对他的部队下达命令：“凡攻城邑，敌以矢石相加者，即为拒命，既可，必杀之。”超过100万人在这场长达一个月的屠杀中殒命。一名英国传教士说，屠城几个月后，北京的石板路上，还因为浸透了死人的脂肪，走起路来打滑。

假如我的朋友韩红看到这部纪录片，也许会怒发冲冠拍案而起，称“中国人与蒙古永世为敌”。但事实上，今天很少有人翻出这段历史，把蒙古拿来说事儿，甚至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。

这和我们的宣传有关系。我们不会每年都拍一部电影或搞一场活动来纪念蒙古屠城史（当年在金中都居住的也不都是汉人）。历史上汉族曾多次被外族入侵，但今天我们都是兄弟，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。我倒觉得这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。就好像法国和德国不能总为二战时期那点事儿过不去，该开放边界就开放边界，该统一货币就统一货币。

中日之间也要朝着“既往不咎”的方向去努力。一分为二、为三、为四，立体地、多元地、理性地、自信地看日本、看美国、看世界。这才是国人应有的胸怀和眼界。